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At the top, a man with dark hair and a mustache, wearing a patterned jacket, looks down. Below him, several white birds are depicted in flight. A large, dark blue circular shape dominates the center, containing a white crescent moon and three white stars, reminiscent of the Japanese flag.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textured beige. At the bottom, the title '暗夜行路'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black characters. To the right of the title, smaller text identifies the author and translator.

暗夜行路

〔日本〕志賀直哉 著
林林明 译
陈守德 译

I 313.45
2

暗夜行路

〔日本〕 志贺直哉 著
孙日明 梁近光 梁守坚 译



200199757

清江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硕良

装 幀 文 希

外国文学名著

暗 夜 行 路

〔日本〕志贺直哉 著

孙日明 梁近光 梁守坚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15.75印张 插页3 281千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65,000 册

书号：10256·115 定价：2.50 元



作者像

“小说之神”——志贺直哉

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志贺直哉（1883—1971）在我国文学界和文学爱好者中并不陌生。他的《篝火》等短篇小说早在三十年代就被翻译介绍到我国。五十年代，他的著名中篇小说《和解》由张梦麟译出，短篇小说《赤西蛸太》和《灰色的月亮》由楼适夷译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志贺直哉小说集》。一九八一年，楼适夷新编的志贺直哉的小品文和短篇小说集《牵牛花》又与广大读者见面。他的一些著名作品被选入我国高等院校教材。

志贺直哉于一八八三年二月生于日本官城县。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逝世。他的一生经历了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个时期。特别是大正时期，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他成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志贺直哉出生于官宦人家。祖父曾在相马藩府

2070/19

当过总管。父亲是大企业家。他本人在专为贵族和大地主、大资本家子弟设立的学习院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求学。早在学习院学习时代，他刚满二十二岁时，就发表了小说《菜花与少女》。这时他已立志毕生从事文学创作。一九一〇年，志贺直哉与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里见淳、长与善郎、儿岛喜久雄等共同创办《白桦》杂志。从这时起，他相继发表了《到网走去》、《剃刀》等短篇小说，开始走向文坛。之后他又发表了《母亲的死和新的母亲》、《正义派》、《和解》等卓越的短、中篇小说，显露出惊人的艺术才华和高超的艺术风格，引起文坛的瞩目，被誉为“小说之神”。他不仅是白桦派的台柱，还担任过日本笔会会长。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八年，日本各家出版社曾先后发行过七次《志贺直哉集》。一九四九年日本政府授予他“文化勋章”。

志贺直哉有锐敏的观察力，有强烈的自我感；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忘记对人性的理解和爱情。这些都使这位艺术家的创作贯穿着现实主义。他的作品大部分取材于自身的经历、耳闻目睹的事实和个人的感受，看来似乎只不过是他的日记，但是，他能赋予这些生活片断以高昂的诗的精神。他能用纯朴的语言和精练的文笔道破深邃的哲理，使人读起来余韵无穷，浮想联翩，显示出他的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对生活的深刻探索。

《暗夜行路》（1921—1937）是志贺直哉前

后花费十六年心血写成的唯一的长篇小说，被视为倾注了他毕生精力的杰作。

这部长篇小说开始创作于白桦派的全盛时期。白桦派之所以发展到全盛时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当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民主思潮，民主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这股浪潮也强烈地影响了日本。同时，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了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人类美好的理想和社会无止境的进步抱有希望。白桦派以“通过个人或者个性来发挥人类意志作用”（武者小路实笃语）为指导思想，始终贯串着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因而拨开了阴郁的自然主义的乌云，“打开了文坛的天窗，让清新的空气流通进来”（芥川龙之介语），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

《暗夜行路》描写了主人公时任谦作的两出命运悲剧。第一出是谦作的出生。他是祖父和母亲的私生子。这一点，他是在长大成人，选择配偶时受到挫折后才知道的。他为这种不该由自己负责的过错而感到极度苦闷。他认为总是这样闷闷不乐是“没有益处的，也是愚蠢的”；与其如此萎靡不振，倒不如振作起来，致力于创作，为自己杀开一条血路。然而谈何容易。写作毫无进展，他常常陷入忧郁的心境之中。最后，他认为：“一切只有等待时间的经过”，“被卷入波浪中的人”只有“听凭波浪摆布，等待波浪过去”。

第二出悲剧是当谦作找到了一位“羽毛屏风般

的美女”，喜结良缘，满怀希望走上光明的生活道路时，发现妻子失节。他陷入苦恼的深渊。这一不幸事件发生后，谦作也曾想到“对这一事件顾虑的结果会导致双重的不幸”，因此，他强忍着怒气。夫妻之间虽不能心心相印，却也一时恢复了表面上的和睦。但是谦作内心还是耿耿于怀，焦躁不安。他决定到大山中隐居一段时间，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使心境逐渐平静下来。这一着果然奏效。在那里，他感到“几年来萦回在心中的傲慢的思想已开始畅快地溶化了”。他深深地感到“谦虚的心情带来的喜悦”。他觉得“畅快地溶进大自然中就能解脱人间的苦恼”。他将在这种情趣中探求通向永远的路。

看来，志贺直哉似乎企图把两出因果悲剧交织在一起。他把主人公设置在这样一个典型的环境中加以塑造，暗示了一个人面对人生悲剧该怎样正确地走完人生道路。作者将这部作品题名为《暗夜行路》，其用意是以此描绘出人生的“暗夜”和蒙受残酷的命运悲剧的人物“行路”的艰难。然而，他在这一方面描写得似嫌不够深沉有力。倒是他用朴实而精练的文笔描写出来的平凡的身边琐事（占了大部分篇幅）跃然纸上，使作品获得成功。他所看重的，与其说是怎样来描写事实；还不如说是怎样来关心、观察事实。因此，他的作品呈现出自然和人生的本来面目，闪耀着经过磨练的心境的光芒。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吉田精一说他是日本心境小说

的完成者，是大正时代最纯粹的文学家的代表，并说《暗夜行路》“在近代长篇小说中也是最成熟的作品”。日本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还把主人公从恋爱到结婚的过程作为“近代日本的最高的恋爱小说”而加以赞赏。可见这部作品的成功是有多方面的因素的。

当然，作者所提倡的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中虽然起过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毕竟有它的局限。而且，写作过程拉得很长，作品结构也未免有些不足之处。我们在欣赏这部名著时，也应该适当地看到这个方面。

译 者

1983年3月

序

（主人公的回忆）

我得知我自己有祖父，是我母亲产后病逝两个月，他突然出现在我跟前的时候。当时，我六岁。

一天傍晚，我一个人正在门前玩着，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走到我跟前，停住脚步。这是一个双眼深陷、弓着腰身、衣着不大讲究的老头。不知怎的，我对他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反感。

老头笑着，似乎想开口跟我说些什么。但由于对他毫无好感，我低下头，不理不睬。老头噘着嘴，满脸皱纹，给我留下一种怪庸俗的印象。“快给我走开”，我心里想着，更加别扭地把头埋得低低的。

可是，老头却久久不肯离去。我终于忍不住了，冷不防站起来，往家里跑。“喂！你是谦作吧？”这时，老头从背后喊。

我似乎被这一声喊叫狠狠地刺了一刀，停住脚步，转过身来。我心里虽然警惕着，头却不由自主地点了点。

“你爸爸在家吗？”老头问道。

那种高人一等的语调使我感到他盛气凌人。我晃了晃脑袋。

老头走到我的跟前，用手摸着我的头说：“长大了。”

这个老头究竟是谁呢？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一种不可思议的本能已使我感到他是我的近亲。我感到苦闷。

老头再也没说什么便走了。

过了两三天，老头又来了。这时，父亲告诉我，他就是我的祖父。

又过了十天左右，闹不清楚家里为何决定让我一个人到祖父家去住。我住进一所古老的小房子，它在根岸行之松附近的一条小巷深处。

这所房子里，除了祖父外，还有一个叫阿荣的二十三、四岁的女人。

我周围的气氛与以往完全不同了。一切都寒酸，庸俗。

我的兄妹们都能留在家里，唯独让我一个人与这位庸俗的祖父住在一起，当时我虽乳气未脱，却已感到不是滋味。但是，这样不公平的事情，我自幼就习以为常了。正因为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我也无意问个究竟。不过，我已经模模糊糊地感到，长此以往，这样的事情，在我今后的一生中，还会不断发生。因而，我感到寂寞。这使我想起了我那两个月前死去的母亲。我更加悲伤。

父亲虽然从未明显地虐待我，但对我一贯冷淡。不过，对于这样的态度，我已经太习惯了。这就是我所体会到的全部父子关系。我根本不懂得把自己所体会的与兄妹们所体会的进行比较。因此，我也不觉得这有多么可悲。

母亲倒是对我狠心。她常常骂我。说实在的，我也是一个淘气鬼，不听话。但是，往往同样的事情，兄妹们干了并不挨骂，只有我一干就挨骂。尽管如此，我还是衷心敬爱我的母亲。

记不清是四岁还是五岁了。反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有一次，我趁人们都忙着做晚饭的时候，悄悄地来到洗脸间，顺着放在那里的梯子，一个人爬上正房的屋顶。我沿屋脊爬到鬼头瓦处，骑在屋脊上，得意洋洋地放声歌唱。爬到这样高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往常要抬头方能看到的柿子树，现在就在我的脚底下。

美丽的晚霞布满西天。鸟儿在忙碌地飞翔……

“谦作！谦作！”不一会，我听到母亲在下面呼唤。她的声调，过于温柔，简直叫人恶心。

“喂，你坐在那儿别动。别乱动啊。山本就要上去。在那儿老老实实在地呆着。”

母亲的眼梢有点儿往上挑。正因为她过于和蔼，我知道这又惹下大祸了。我想趁山本上来之前爬下去，便骑在屋脊上往后挪。

“哎呀！”母亲吓得几乎要哭了出来。“谦作真乖。谦作很听妈妈的话。”

母亲目不转睛地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我。我身子好象被她盯住似的，动弹不得了。

不一会儿，学仆和车夫小心翼翼地把我弄下来。

不出所料，我被母亲狠狠地打了一顿。她激动得哭了起来。

母亲死后，这个记忆忽然由模糊转为清晰。直到晚年，每当我回忆起这桩事，总是止不住眼泪。不管怎么说，只有母亲才是真爱我的。——我这样想。

不知是在这件事之前还是之后了，记得也是在那一段时间。

我一个人躺在茶厅里。父亲回来了。他不声不响地从衣袖里掏出一包点心，放在食品柜上就走了。我躺在那儿，眼盯着地看着这包点心。

父亲又走了进来。这一回是把这包点心藏到橱柜深处，然后又出去了。

我心头火起，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一会儿过后，母亲拿着父亲脱下的外衣，走了进来。这时，我那任性的脾气一下子又发作了。我心里又生气又想哭。

“妈妈，我要点心！”

“你胡说什么！”母亲立刻申斥我。因为我刚刚吃过当天的点心。

“给点什么。欸，给点点心。”

母亲不回答，把叠好的衣物往柜子里一放就要出去。

“欸，给点点心！”我站起来，拦住母亲的去路。母亲一声不响地使劲拧我的脸蛋。我生气地啪的一声把她的手推开。

“你不是吃过了吗？还要什么？”母亲白了我一眼。

我死气白赖地要父亲刚拿回来的点心。

“这可不行……”

“不嘛！”我好象坚持自己的权利似地顽固地摇着头。不管怎样，我的心里烦躁得很。我并不怎么想吃那点心。总之，除非我大哭一场，或是挨一顿骂，挨一顿打，否则，我的心情无论如何是改变不了的。

母亲把我的手推开，想走出去。我出其不意地从背后抓住她的腰带，使劲拽着。母亲身子晃了几下，才抓住拉窗。拉窗脱落了。

母亲真生气了。她抓住我的手腕，猛力把我拉到橱柜前。她用一只手抱住我的脑袋，另一只手往我不肯张开的嘴里硬塞进一块厚厚的羊羹。我只觉得从我紧咬着的黑牙缝里，羊羹挤成一条条细丝钻进嘴里。我吓破了胆，连哭也哭不出来。

由于过分激动，母亲突然哭起来了。一会儿之后，我也大哭起来。

根岸的家里，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祖父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叼着牙签上澡堂去，洗完澡回来就

仍旧穿着睡衣用早餐。

来客中间，什么样的怪人都有。尤其是玩纸牌的晚上，更是各式各样的人都凑合到一起。大学生，旧家具商，小说家（？），还有大家称之为“山上太太”的那位五十开外、寡妇似的女人。她提着一个当时医生们常提的黑色皮包，据说里面装着许多零钱、一付新纸牌和一付宽金丝框眼镜。但是，又听说这个女人并非寡妇，而是当时在某大学教历史学的老教授的太太。她的侄儿曾经和阿荣同居过。因为有这么一段关系，她才瞒着丈夫来玩的。大约是二十年之后，我从阿荣那儿听说，她的侄儿是个大酒鬼，吸雪茄，又是一个十足的浪荡汉，两三年前不明不白地自杀了。

山上太太一般都是在十点钟左右就回去。这时常有一个说书艺人加入这一伙。他虽然是东京人，却操着满口的大阪方言。

阿荣不参加赌博，但她对于祖父的胜负可能是真正关心，常常在一旁插嘴。这时候，艺人就说些下流话来挖苦她，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后来，我曾想过，祖父为何生活并不困难，却如此度日。父亲每月给他的钱足够他用的。但他时而搞些破烂家具转手买卖，时而把房子租给旧家具商拍卖破烂家具，弄点房租钱。看来，只要能捞一把，祖父就感兴趣。

阿荣平时并不漂亮。但是，每逢洗过澡，涂上一层厚厚的化妆品，在我的眼里她就非常美了。这

时，阿荣往往兴头起来，和祖父喝酒，还哼起当时的流行歌曲。有时一喝醉酒，她就出其不意把我抱到膝盖上，用她那粗壮有力的双臂紧紧地搂住我。虽然我被搂得很难受，却迷迷糊糊地感到一股莫名的快感。

我对祖父到底也喜欢不起来。不，不如说是越来越讨厌。但是，对阿荣，我却渐渐地产生了好感。

来到根岸之家以后，过了半年多的一天，记不清是节日还是礼拜日，祖父把我带到了久别的本乡的父亲的家。适值兄长和学仆到目黑去郊游，只有一个名叫福子的、未满周岁的婴儿和父亲在家。

当我跟着祖父来到父亲的起居室问安时，难得父亲这天情绪很好。他与往常不同，跟我说起话来笑容满面，和蔼可亲。这可是他的冷热病。那天，也许有什么事令他心情愉快吧。不过，我并不懂得这些。我象是被什么吸引住了。祖父回到茶厅以后，我还是一个人留在那儿。突然，父亲对我说：“谦作，怎么样，咱们摔个跤吧？”乐得我想必是满面笑容。我点点头。

“好，来吧。”父亲坐着不动，伸出双手，拉着架式。

我一跃而起，立即猛力往他身上扑去。

“力气真不小呢！”父亲一边轻轻地把我推了回来，一边说道。我低下头来，迈着小步又扑上去。

我已忘乎所以。我想让父亲看看我有多大的气力。与其说想在摔跤中取胜，不如说想使父亲佩服我的力气。我每次都被他推回来，又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再扑上去。这种情形在我和父亲之间还是史无前例的。我浑身充满喜悦。我欢欣雀跃，全力以赴。但是，父亲不肯输给我。

“来，这一下怎么样？”父亲说着，使劲地把我推了回来。由于我已用尽全身气力向他撞去，冷不防被他来这么一下，我摔了个仰面朝天。脊梁骨碰在地上，使我透不过气来。我有点认真了。我翻起身来，又鼓足劲向前冲去。可是，此刻，我见父亲一反常态。

“胜负已定。”父亲发出兴奋的怪笑声。

“还没有呢。”我说。

“那好，那就摔到你说投降为止吧。”

“我决不投降。”

不一会，我便被父亲压在双膝下。

“还不投降？”父亲用他按住我的手摇晃我的身躯。我一声不吭。

“好。那就这么办。”父亲说着，解下我的衣带，把我的双手反剪起来。然后又用剩下的两端绑住我的双脚。我动弹不得。

“你说一句投降，我就给你松绑。”我用一双无情的、冷漠的目光瞟了他一眼。父亲由于意外地激烈运动，脸色发青，杀气腾腾。他就这样把我捆在那里，把脸转向桌子那边。